

闷在家里，时刻关心着疫情的变化，总会滋生出一些情绪。无意中看到刚刚去过的古巴留影，不如转换一下注意力，让思绪随着照片飘远一会儿。

一踏上古巴首都哈瓦那的街头，只见川流不息的尽是流光溢彩、姹紫嫣红的老爷车。当地导游告诉我们，老爷车的年龄没有一百岁，也有七八十岁了，是当年美国人带过来的，后来几乎都留下。一眼望过去，尽是劳斯莱斯、林肯、别克、奔驰等老牌子。古巴人也厉害，把这些“爷爷”级别的车，从里到外差不多都置换过来，更不用说什么发动机什么关

键部位。传说现在犹如古董的老爷车因为历史悠久、行情看涨，在古巴人奇货可居，轻易还不肯出手。当然，有一条，那就是古巴人特别注重老爷车的颜色，要靓丽、要招摇、要抓人眼球，于是，哈瓦那街头的老爷车就成为一道别致的风景线，尤其是对外国游客，更是有吸引力。我们的领队、摄影家大胡子特别理解我们的心情，于是和导游商量，找了一个老爷车车队，安排我

春天，绣球娇艳；夏天，茉莉洁白；秋天，月季芬芳；冬天，红梅傲立。那是我记忆中家门口的花店。

“你好呀，吃饭了没？”灿烂的笑容牵动了店主李奶奶脸上岁月的烙印，“今天想买什么花？”母亲是花店的常客，和李奶奶关系不错，买花时能聊上两句。“嗯，没想好。”母亲思考了一会儿回答，“有什么新到的花吗？你帮我配一束吧。”

店面很小，各式各样的花在其中竞相盛开，从冷色到暖色，从温暖和煦的阳光柠檬黄，到海鸭掠过擦起的珊瑚蓝绿，从浓烈勾人的强烈香气，再到如同邻家女孩般清丽的淡香，着实令人眼花缭乱，这个破旧的店面，被花束装点，变得富丽堂皇。

李奶奶笑了笑，那样和蔼亲切，转身钻进了这个“花花世界”里，忙活起来，挑选花束，游刃有余地搭配着，仿佛是在对待自己的孩子一般。母亲也没有闲着，像是主人回到家般四处看看鲜花。

“好啦，看看怎么样？”有些驼背的李奶奶抱着一大捧花束，“都是你平常爱买的花。”

小时候的我，觉得这是个魔法屋，没有什么，比家门口的花店更奇妙。

再长大一些，母亲便常常叫我去跑腿。

“李奶奶，我要一束绣球，淡蓝的！”稚嫩的声音响起，把手里的几张纸币递给这位和蔼的老人。“好好，你等一下。”她摸了摸我的头，还是熟悉的那个笑容。

“回家路上当心点哦。”说罢，把配好的花递到我怀中。普普通通的绣球，被白色的纸袋包裹着，不是看上去有些落后幼稚的包装，而是通体素色，蔓延着金黄的脉络，不仔细瞧还看不出，却在阳光下折射出低调的光。天空蓝的一片中还点缀着几只紫色的满天星，一切都是刚刚好的样子。

“再见！”老人沙哑的声音和孩童天真的声音重合，我转身向李奶奶挥挥手，她对着我淡淡微笑。

后来，我们搬家了，从城西到城东，家门后也有一家花店。我兴致勃勃地前往，要买一束花摆在客厅庆祝迁居之喜。店面比李奶奶的花店大，品种也更多。

店主是个中年女人，在结账台打着电话，聊着下一季要进的一批花，和花商谈着价格。她的声音很是大声，让我觉得有些破坏了这间店雅致的气氛。也许是新店开张，花店在美得让人惊叹的同时有些杂乱，仔细瞧，地面上还躺着修剪过的茎秆，竟直接随意丢弃在架子底下，也有落叶就径直掉在瓷砖地面中央。说实话，我不喜欢这家花店，随意挑了些，便走向收银台。她依旧和花农在讨价还价，一旁的古装电视剧仍然播放着，一心三用为我结了账。

回到家，插上了新花，和新家温暖的基调相得益彰，但总感觉缺了些什么，却道不明。

一晃几年过去了，竟没有看过原先的家，有一日突发奇想，想回家看看那里的变化。原本繁华的街道显得有些荒凉，店门被大块砖头砌成的墙堵死了，招牌的霓虹灯不亮了，在半空中积满了灰，仿佛多年未开张。我慌了，快步向那家熟悉的店铺走去。我想是我来迟了，花店早已不见。找不清的感情涌上心头，满屋的花去哪儿了，李奶奶去哪儿了？那个魔法屋，那康乃馨、百合、菖蒲是不是也随时间去了？

失魂落魄地回家，沿途路过几间花店，我极力张大眼睛，却没有看到那个伛偻老人的身影……

也许在世上走着，注定会有得失离散，我们不能控制的得失离散，李奶奶和花店就陪伴了我童年的一段时光，在我继续向未来奔走之时，悄悄离开。

丰子恺说过，不念过往，不畏将来。沉溺于过往之中，人是不是不会再成长？得失离散每时每刻在发生，每一秒皆为过往，我们不能奢求遇到的所有志趣相投的人永远在身边。

所幸，回忆是永恒的，拥有一份美好的回忆，足够了。记忆中家门口的花店，依旧花香满屋，李奶奶依旧笑容可掬……

们一个下午，专门乘坐老爷车，让大家过把瘾。我们三三两两分成小组，还争论着要去一个颜色与众不同、特别的老爷车。我们刚要上车，大胡子和导游赶紧走了过来，连声说，你们

冲，一会儿好像扭扭摆摆——那是要让我们尽情观赏两边的街景。哈瓦那高大的楼房不多，巴洛克风格的圆顶、几何块面的建筑更多些。我听导游说过，哈瓦那的建筑年代久远，现在危房不少，但是，由于经费的紧缺，当地政府多以修整为主，很少有大拆大建——当然，这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给人更多的印象是历史遗迹的陈列。很快，我们来到一个高大的中国风格牌坊前。我想起导游曾经告诉我们，当年在哈瓦那的华侨不少，而且集中在这里的唐人街。这个高大的牌坊，就是唐人街的地标。然而现在华侨不多，居住在这里更多的是当地人。

我们一个老爷车车队犹如赛车，在大街上疾驶，

打个照面，又很快分离。大胡子和导游也在一辆老爷车上，只是他们的速度很慢，而且又是人站着，不断按动手中相机的快门，给我们拍摄在老爷车上的照片。

在等红灯的时候，我发现停靠在我们车旁边的一辆公交车上，一个年轻的姑娘正低头看书，我赶紧拍下那一低头的轮廓；后边，一个母亲抱着大概才一岁的男孩，母子俩正相视而笑，我又赶紧按下快门。

老爷车几乎都到革命广场慢慢聚集。据说，

不 扔

万 卿

窗台上，已经七七八八摆满了水培盆栽，郁郁葱葱俨然一片小森林，里面种的，全是原本要扔掉的湿垃圾。青菜、大蒜、小葱，新长的嫩芽可赏可吃；白萝卜、胡萝卜、红心萝卜，把头部切下来后只要一点点水，就能开出不同造型的缨子；芹菜根也是遇水就能疯长叶子的好素材；还有被遗忘的红薯，已经冒出了好几处芽，看着就有生命力。

这绿意好像能对冲厨房的烟火气，它们源自唾手可得厨余，迷你，不占地，需要的仅仅是水和一点小关爱，每天都会疯长出一些新的叶芽，真可谓：朝看是蔬菜，暮看是瓶花，一枝两枝正，三枝四枝斜……

“断舍离的时候一件不留，兴致来了又一件不扔，搞不懂！”先生嘟囔着。

户籍警是最基层的警官。这么一个芝麻绿豆“官”，在有的人眼里，简直是万能无敌的，这让我常常深陷苦恼。

小D是我老同学，中学毕业后，我去当兵，他留上海，两人鸿雁往来，交情颇深。小D的妻子漂亮、贤惠，美中不足的是城镇户口，其儿子户口也随母亲落在郊县。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妻儿的户籍问题一直是他的心病。凌巧的是，我进公安局后正好分到小D所在地派出所当户籍警。他得知这一消息后，兴奋得晚上睡不着觉，拿了户口簿星夜赶到我家“拜托”。

当时我做户籍警虽然才几天，但也知道这样的户口不是说报就能报的，所以劝他先把户口簿带回去，待我请教了老同志后，再决定如何办。不料小D满脸诧异，说你现在是我们派出所户籍警，把我老婆儿子的名字往户口簿上一写，盖个章，不就行了，还要去请教什么老同志嘛！看他满不在乎的样子，我又气又好笑，便把我在警校学到的一点户口迁移常识尽可能深入浅出地解释给他听。他满脸狐疑，最后不悦地说：“那就等几天再来报！”那口气，等几天是非报不可的。

第二天，我向户籍内勤老王请教，老王说，按照目前的政策，像他这种情况，户口是不能迁进市区的。我又去找管小D家的户籍警小张商量。他坦诚地说：“小D这种情况如

夜光杯

云遮月，字面上看，或闭着眼想，都很美。“云遮月”这词儿，在声乐上还有说法。是说有一种嗓音越唱越清亮，或者是笼着沙哑，极有味道。期待和终究穿透的清亮，如被大块混沌笼着的沙哑，这两种美都是不可抵挡的。

京剧名家裘盛戎就是云遮月的嗓音。之前听裘派后生演唱，自然是当今最好的演唱，感觉不错。后来听到裘先生的录音，感觉还是差了很多。今人的耳朵是等待刺激的，越长越爆的声腔，越喜欢。云遮月的感觉，反而是没福消受的。

云遮月，为甚好？我想就是它更接近人生，或者说就是人生的写照。人是月亮，总是在密云层层

的尘世穿行。云遮月的嗓音，自然是最可以入心的。

云遮月，在诗里也是极好的审美。举小李杜的诗为例。

杜牧写过两首有关乐游原的诗：“清时有味是无能，闲爱孤云静爱僧。欲把一麾江海去，乐游原上望昭陵。”还有“长空澹澹孤鸟没，万古销沉向此中。看取汉家何事业，五陵无树起秋风。”前一首可见清亮。杜牧养家负担重，请求外放。外放官员俸禄比较高些。可他离开长安时，特地去乐游原远望了一回昭陵。他的心里依然

藏着一个盛唐。后一首可闻沙哑。他借着说汉代，唱出了心中的哭声。

杜牧还有两首可以说是咏史的。一首是《泊秦淮》：“烟寒水月笼纱，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

后庭花。”另一首是《赤壁》：“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也都是云遮月的感觉。再有一首《赠别》：“多情却似总无情，唯觉樽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他的歌唱清纯得如此透亮，可见这位出身高贵的诗人，心地和

器量都是一等地高贵。

李商隐也是云遮月的嗓音。他有一首《马嵬》：“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闻虎旅传宵柝，无复鸡人报晓筹。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他在乱云纵横的景象里，唱出了明月般的清亮。他的《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

探看。”还有《锦瑟》：“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至今无人能解。“云鬓”到底改没改，“月光”到底寒不寒？晓梦里真有蝴蝶，春心真能托付给杜鹃？说是青鸟去探看了，又说此情是可以追忆的，结果呢，都无从知晓。甚至不知晓他这时候的嗓音，是清亮还是沙哑。李商隐这类诗中的云太厚、太乱，偏偏月又很清澈。诗写成这样，就真是云遮月的极致景象了。

这是世界上占地面积第三大的广场，远远眺望，四周有着为数不多的高大建筑。我随大伙下了车，在广场上漫步。在一座大楼前，是一幅巨大画像：当年古巴革命领袖切·格瓦拉。他似乎不经意地戴着一顶黑色贝雷帽，络腮胡子，嘴角衔着一支粗大的雪茄，眼神坚定、沉着，又流露出一丝狡黠，正亲切地望着广场上的人群。

很快，老爷车在海边大道边上疾驶。左面是一望无际的茫茫大海，一道堤坝蜿蜒着伸向远处。大大小小的人群在漫步、在歌舞。色彩缤纷的老爷车点缀着暮色中的哈瓦那。

照片带来了美好的回忆，又增添了再往外国走走念念的念想。我想，只要万众一心，我们会战胜新冠肺炎，到时，人们又可以走出家门，开始新的旅程。

醉里谈诗二十三

陈 鹏 举

醉里谈诗二十三

醉里谈诗二十三

醉里谈诗二十三

醉里谈诗二十三

醉里谈诗二十三

醉里谈诗二十三

醉里谈诗二十三

醉里谈诗二十三

醉里谈诗二十三

醉里谈诗二十三

醉里谈诗二十三

醉里谈诗二十三

醉里谈诗二十三

醉里谈诗二十三

醉里谈诗二十三

醉里谈诗二十三

醉里谈诗二十三

醉里谈诗二十三

醉里谈诗二十三

醉里谈诗二十三

醉里谈诗二十三

醉里谈诗二十三

醉里谈诗二十三

醉里谈诗二十三



松鹤图（中国画）苏百钧

是警察，你若真的爱我，想法把我弟弟救出来……”

当小K获知女友家的小区就是我派出所管辖的区域时，直接拍下胸脯说：“救不出来，不是男人！”

“怎么样？”小K说，“你劝劝对方，私了算了。人放出来，钱我们赔足。”我被他这种对法律的无知惊得目瞪口呆。

“你知道吗？”我说，“你那位‘毛脚’小舅子犯了罪，触犯了刑法。别说我一个民警，我们局长也无权随便放人的……”他不耐烦地打断我说：“大道理不要说了，这是我的人生大事，帮我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今后决不再来找你麻烦！”

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人。但在这件事上，我终因未能帮到他“最后一次”，导致他遭到女友冷淡，最终失恋。小K大病一场，从此十分消沉，变了个人样。我几次找他试图挽回我们的友谊，但未能成功。

几年后，我突然收到他的一封信，打开一看居然是他的婚娶请柬！我欣喜若狂，捧着请柬久久不能平静：理解多么珍贵，友谊地

久天长……渐渐地，我的眼睛模糊起来……

我当社区民警 警力有限，民力无限。请读明日本栏。

责编：杨晓晖